

第五編

·12·

民國叢書

第五編

·12·

哲學·宗教類

管子通釋

支偉成編纂

上海書店

支偉成編纂

管子通釋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初版

本書（實售大洋七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八分）

管子通釋

編纂者　支偉成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五號

分局開設南京花牌樓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

支偉成編

管子學說研究大綱

管子一書，雜說所叢，非盡管子一人之作。蓋管子首創霸業，爲時名相，戰國之世，策士輩起，競以言論相標榜，或恐以人微言輕，不爲世重，故多託於當時功名最顯之管子之說，期收「言以人重」之效焉。直至於今，學者猶治管子之書，固「託古」之技得售也。

管子既爲後人附會聚斂而成之書，故其所包各類學說甚廣。以言派別：則儒，道，兵，農，陰陽，名，法，諸家無不備；以言種類：則法理，政治，倫理，經濟，心理，地質，軍

事，諸學無不具茲逐類述其大綱，可以見前三四世紀我國一切學說之大概，其亦管子所謂『疑之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之旨乎？非徒摭拾古書之片辭單語，以傅會今義，遂沾沾而自喜也。是故學者不可見局見縛於所比附之文句而不復追求眞義之所存，必闡發其固有之精蘊，斯爲研究學說之要道焉。本篇旨趣如此。

法理學

無爲主義　我國古代學說，悉淵源於道家。上古聖君賢相，莫不秉道家之學以爲治，所謂「君人南面之術」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即以「清虛無爲」爲法治之極軌。管子宗之，亦持「無爲主義」其任法無爲，蓋自天道推之，所謂『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任法篇有言曰：

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管子雖崇尙無爲，然以爲必先有「法」而後可以無爲。故曰：

聖人任法而不任智，……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蓋以既確定良好之憲法，斯凡事皆循正軌；上下不踰乎法律範圍之外，自相安無事矣。如此，卽可臻「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禁藏篇之無爲治化也。

公平主義。 我國古代社會階級之成見極深。如禮記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以爲刑罰惟加於小民，上流社會則但受禮之裁制而已，是未免不公。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時未免不平。管子則主「任公而

不任私」故其言曰：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

又曰：

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

凡此，蓋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之觀念也。則「誅賞予奪從心出」之專制政策，不容存在矣。是爲管子法理學上之公平主義。

正名主義　天下萬事萬物，皆有一定之名。名實相合，為是；名實不符，為非。是非既定，名分乃正。故心術上篇有言曰：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

是非既因名而定，法律亦因名而立。因名而立之法律，乃為允當不偏。正篇謂：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誠以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服罪故不怨，刑當故不驚。此為正名立法之效果。故曰：「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客觀主義　凡以人之才智決事之是非，終難免無偏私錯誤。必用客觀之標準方法，斯能正確無訛。明法篇即本此旨而言曰：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法度之立，必當如權衡丈尺之正確無私，乃能公平而不敗。上下貴賤，一守於法；刑賞功過，均按以法；法度修明，萬無一失。故曰：

使法擇人，不自擧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一切川人行政，悉照法制之規定，絕無主觀之成見，則人無倖進怨望之心；爭奪不平之事，自無由起矣。

政治哲學

功。利。主。義。　管子爲霸者佐，霸者之政策，卽功利主義也。功利主義，以富國

強兵爲最要。欲收富國強兵之效，當先以實利導民。是以牧民首篇卽曰：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我國以農立國，自古重農，故管子首以墾殖興農爲急務。務農則民足食，足食然後足兵，此富強之基也。欲民務農，必先禁文巧；文巧禁，則民樸俗醇，力作於農矣。故治國篇又曰：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管子既以務農爲本，更因太公成法，大興工商漁鹽之利，於是齊國富強．又與民以利，因自得其利，以此爲操縱之術，民皆樂用其命．故曰：「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是故管仲任政相齊，四十餘年，威令加於天下，功利主義之明效也．

教。化。主。義。　管子既實行功利主義，俾民富庶；然後施以教化，則民乃率教而易治也．故其言曰：

>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罪，陵上犯罪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先富後教，爲政治民之要務。管子教民之道，蓋折衷於德治法治之間；不專尙德，亦不徒尙刑。其教化之標準，乃因人之天性，定爲禮．義．廉．恥．之四維，使民共守而無失。故曰：「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又曰：「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以四維爲國家道德之根本，以此教化人民，則納於軌物，易使易治矣。

倫理學

管子之學，淵源道家，其人生持躬接物之道，不外以清虛卑弱自守。故其言曰：

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心術上)

賢者安徐正靜，(勢篇)

此言守身當以靜也。又曰：

　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勢篇）

此言持躬接物當以柔當以不敢也。又曰：

　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形勢）

　求之者，不得處之。（樞言）

此言人之不可不知足，不可妄求也。管子倫理上之根本主義蓋如是矣。至其施用之方法，則懸禮義爲標準，謂「禮有八經，義有七體」（五輔篇）

　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

　七體者何？曰：孝弟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戮，纖嗇省用以備飢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

道，家之流，至於老莊，多主棄絕禮義；則因時代之影響，主觀之成見，有以使然，若管子去西周未遠，典型猶存，勢尚可治；故重善人。至於老子，已成亂世；再至莊子，時勢愈不可爲；是以重獨善其身。而縱任自然矣。要之，禮義固倫理之不可廢者也。

經濟學

管子抱功利主義，以富國爲要圖；富國之術，多財是致。財非能坐而致也，惟生產交易是賴。生產資乎天然之原料；交易賴於人力之經營；其所以組織之者爲國家。凡此三者—天然，人力，國家—乃國民經濟發展之要件也。管子之經濟學亦本此三端爲要義。

天然之發展。 天然者，天賦之物質及物力之總稱也。土地山河，謂之天然

物；氣候風雨，謂之天然力。因天然之物力而利用之，是爲天然之發展。故牧民篇言曰：

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

是管子首以發展天然爲要務也。至其發展之術，不外墾闢，樹藝，修道路，興水利，諸端。五輔篇有言曰：

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滯積，修道路，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

凡此諸端，皆發展天然之物力，所謂「利用厚生」之道也。我國土壤膏腴，氣候温和，天產豐富，苟力予發展，何患財之不多，國之不富哉？管仲以區區之齊

通貨積財，遂致富強；善發展天然之效也．

人力之經營　國家經濟之貧富，視乎人民生產能力之多寡以爲斷．能生產之人多則富，否則貧．是故天然之物力雖豐，尤賴人力之經營爲要也．八觀篇有云：

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

此言人當致力以盡地利，而後能得食生財也．故天然物力雖饒，人口雖衆，而習於游惰，不致力於生產，其經濟必不能寬裕也．欲求富足，可不勞乎！故又曰：

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明乎經濟之貧富，恃乎人之能力多寡以爲判．則人口愈衆，能力愈盛，而經濟愈饒；奚有於人滿之患，而欲限制生育爲？若人口雖寡，而毫無生產之能力，則

終於貧乏，經濟未嘗能裕也。

國家之組織　經濟發展之要件，天然與人力外厥惟國家，國家之組織在政治，政治上職務之執行，足以左右一國之經濟。國家有維持公安公益之責，人民賴國家之保障，得以安心從事於生計，是卽當負賦稅之用。然賦稅制度之良否，則尤國民經濟之榮枯所繫。賦稅之良者，當輕取於民。八觀篇有言：

薄徵歛，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

政從寬大，亦舒民力，裕經濟之道也。至若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鹹鐵，亦管子積餘藏羨，流通國用之術；後世所遵用也。如輕重諸篇所載，一切張無爲有，轉虛爲羸之術，皆所以富國足民，善運經濟之法。雖未必盡屬管子之所行，亦可想見我國古代經濟政策之操縱多方矣。

心理學

心理學者，所以研究心之作用也。就吾人內省所及，但見心有喜怒哀樂思想欲望諸作用，而未嘗見此諸作用之實體。究竟心有實體與否？心之實體是何形狀？蓋難言之焉！管子論心體之爲狀，亦迷離其辭曰：

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內業篇）

心之爲體，既若是之迷離恍惚，不可實說，故其作用亦復玄幻善變，動定無常。人世治亂，事勢是非，皆原乎人心之作用。人心作用，既善變無常，是必求一安心之法；小之安一身，大之安天下。故心術下篇云：「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原夫人心之所以亂者，大抵由外物——聲色貨利等——之擾亂五官。物亂官，官亂心矣。故又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欲求物不亂官，官不亂

心，當從節制心之作用始。內業篇論曰：

凡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

此謂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成濟也。欲求心安，不可煩亂；故曰，『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欲免煩亂，惟靜能治。故曰，『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心術上篇亦曰：

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

誠以人之動作有謬誤，皆由外物亂五官，五官失其用，遂以溺其心；人心陷溺，天道不明，故亂也。欲明天道，惟靜以參之，蓋「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

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固道家之精義，管子所深入自得之心理學也。

地質學

我國之地質學，研究甚早，其初蓋注重於需要方面；故關於地質學之應用部分，如鑛產土壤等，頗多發明。鑛產在五帝時代，已有探揀方法。土壤之學，禹貢言之甚詳。每一州必論其土質如何，土色如何，一若當時九州直照土壤分別也者。管子以興利爲主，故對於鑛產土壤屬於地質學之切於實用者，亦多研究。如地數篇云：

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銀；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所謂「山之見榮」者，蓋譬如視「鑛苗」見「上有丹沙」卽知其「下有鉒銀」；則其考察之精，歷練之深可知矣。此屬於鑛產之研究。至若土壤之調查，則有如地員篇所紀，『管子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以測土深，以辨土色，以究土質；舉凡某地某山，其土質若何，其土狀若何，宜何種植，有何出產，均言之綦詳，不惟精於考察，亦且富於理想也。

軍事學

自古學者罕言兵，管子志在強國，謂「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立政蓋主用武力主義者也。惟善用兵者，不徒尙力而尙術，不黷武而聊示威，故七法篇云：

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

此言用兵之先，卽當設計定謀以行術也。又曰：

也；

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內業）夫靜心求道，後之儒家，佛家，皆遵而行之

此言不必窮兵黷武，但能立威以服衆也。管子非好用兵也，兵法篇有言：『兵

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唯其可以成霸，故主用兵。用兵有道，以

料敵情，足輜重，利軍械，嚴賞罰，爲要務。故又曰：

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至於治兵之法，則有「三官，五教，九章，」其制詳載兵法篇，不備述。又如審察地勢，料量人物，尤用兵之要略，不可不盡知焉。地圖篇云：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

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

用兵之道，略具如斯，後之用兵者，苟師其術，殆可以霸；苟師其心，以不多勝為志，則豈惟順於民意，其亦合乎天心！

——凡上所述，但就管子一書所具學說，逐類略表大綱，以見我國古代各種學說之無所不備，在前三四世紀，即已發其端，苟益加研究，豈不蔚然大觀哉！發揚而光大之，責在後之學者！

管子之救時政策

夫古今遞遷，道隨降時，王霸迭興，政由俗革，管子之學，淵源道家，時際東周已趨衰世，益以紛亂，應有變更，亦勢之所趨，不得不然者也。淮南子要略篇云：「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爭，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地，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嗚呼！試觀今日之域中，奚異彼時之現狀！方今中央卑弱，各省紛爭，強鄰環伺，覬覦中國，中國之不絕，誠亦如綫！憂時俊傑，意圖挽救；嘉謀良策，紛出競陳，以今視昔，亦多暗合，既成效已睹，則推行宜力，爰摘厥旨，聊供參考。

三民主義

民族。民族思想，自古稱重；聖王立法，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蓋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久爲保國保種之明訓矣。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均極端之民族主義也。管子肇霸，首以尊周攘夷爲號召，伐離枝斬孤竹皆其民族主義之實行也。是故孔子嘉齊桓之功，大其能抑楚以保諸侯，而稱管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誠以建國立業，興王創霸，民族之見，必不可泯焉。因有民族之見，斯存自決之心；而奮勵圖強之事乃作，利國福民之事乃興矣。

民生。善治國者，罔不注重民生，管子專主以實利導民，其視民生爲尤重。牧民首篇卽以實倉廩足衣食，因天時，盡地利，爲當務之急。又曰：

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

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

又曰：

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此爲管子宏奬實利之大綱，他如修道路便關市，興魚鹽，通工商開鑛產諸端：皆本民生主義而推行，尤救國之要策也。

民權。古者，聖哲在上，皆重民權；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凡所措施，悉從民意；故能上下一致，和衷共濟。管子爲政，亦以順民心爲本。牧民篇言曰：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蓋順民心以爲政，則令行禁止，上之威信，乃可保存。故形勢解有言曰：「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又曰：「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是皆重視民意之觀念也。民意既當重視，則在上者以百姓爲心：上下一體，同趨法治，國乃富強。故曰：

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

君與民爲一體，君者所以爲民興利除害，猶「公僕」也，可謂極端伸張民權主義矣。故小問篇記桓公問欲勝民，而管子難之謂爲危道。誠以法治國之精神，必當貴民權，尊民意也。管子知貴民權，尊民意；故深得民心，民樂爲用。

地方自治

周代行封建制，蓋爲聯邦式之國家。東遷而後，王室衰微，諸侯交爭，遂啓分裂之禍。管子相齊，不盡倣周官而頗多變通。大匡篇述管子制國之大綱曰：「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蓋劃分區域，授與治權，使得自治也。是爲地方自治之權輿。至其地方自治體之區分，立政篇言曰：

>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

區域劃分，層次井然，故有以收指臂之效。至於任人選士，亦有一定之法制；大抵驗於平時，而非舉於倉卒。立政篇記曰：

> 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

人之善惡，經時時考慮，自難文飾；更層層相按，加以甄別，自不容埋沒與妄干

也。故又曰：

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

選舉之制既良，自治之精神斯備。誠以立法雖屬謹嚴，究有賴於人品之端正優良，方得實效也。倡言自治者，尙其念之哉！

國際聯盟

管仲相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春秋所記：凡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功業可謂盛矣！當其時，列國紛爭，強吞弱肉；弱國怵於強暴，小民苦於征戰；內而蠻逆時作，外而兵禍連年。桓公起而糾合諸侯，相與爲盟；先敎諸侯足食足

兵。次敎諸侯正君臣父子之義。不得以強欺弱，不得以下叛上，有違於此，聯兵討伐；是故諸侯莫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其行事之目，聚見管子大匡諸篇，其次第皆可按而考也。誠以人類應有一種法律之組織及方法，以避免戰爭之慘。夫人民犯法，有司按法懲治。而一國犯國際公法時，亦當有「國際仲裁機關」處理之，以免爲和平之障礙，則國際聯盟之舉，蓋爲必要之設備也。齊桓首創會盟，即國際聯盟之旨。凡與會者，悉遵盟約，則不平之事無由起，戰爭之慘不得見矣。謂非爲永久和平之道乎？

振興水利

水利之廢興，關係民生甚鉅。我國自古以來，水利興則治，水利廢則亂。昔者黃帝爲溝洫以成井字，因而制田，後世謂之井田。無井田則水無收束，人不給養，

天下以亂。——堯舜之時，洪水氾濫，民無寧處。大禹盡力於溝洫，掘地而注之海，水患以平，功垂萬世。——管子創霸，尤重水利；立政篇曰：「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可謂知民生之本而尤得治水之要焉。所謂「遂於隘，安其藏」是順水之性也，治水之道，蓋如是矣。又五輔篇云：

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

所謂導也，利也，決也，潰也，通也，皆治水之要道也。能導之，利之，決之，通之，水患自止，水利自興。水利興，則民生厚；豈惟暫時之利，亦永久富強之基也。

尊法重令破閥

自有人類，卽有國家；自有國家，卽有法制；國與法，法與國，不可須臾離。故明法篇云：

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

此言法爲保障人權，禁邪止暴之利器也。法以令行，令以法重，故尊法當重令。法法篇言曰：

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

重令篇又曰：

治民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

夫所以法立令行，令行禁止者，則恃賞罰之爲用也。故明法篇又曰：

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擧錯之功也。

刑賞爲國大柄，尤宜協於法制，乃爲至公。故法禁篇云：「刑殺毋赦，爵祿毋假。」且名器至重，尤不能因重臣之喜怒而妄施刑賞。故明法解有言曰：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有所欲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

嗚呼！刑賞惟重臣之意是趨，法不法，國不國矣！是皆黨閥之爲禍也。黨閥者，足以紊法亂紀。故管子惡之，立政篇云：「羣徒比周之說，則賢不肖不分。」立政解曰：「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

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夫黨閥興，則是非不彰，功罪不明，傾軋爭奪，亂無已時．管子力攻而嚴禁之，洵卓識哉！

——管子爲實行而功業卓著之政治家，政善因時，灼見道要，無所不知，學理賅備，固命世之大哲也．茲讀其遺書，默察時勢，雖千載之下，有不能違．他勿論矣，其所謂「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山多蟲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非今日之現象乎？知所凜矣！

管子略傳

管子事蹟，具見左傳國語及管子書中大匡霸形諸篇，其行事次第可按而考；蓋周莊王時人也。約在民國紀元前二千六百年西歷紀元前七百年左右。史記管晏列傳記管子之身世，學說，及爲政大綱，言簡而意賅；後之作者，無以加焉！摘錄如次：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

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

管子之沿革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其重複，定爲八十六篇。嗣是相傳，紀於歷代史籍；爰擷錄之，以考其沿革。

書漢藝文志　道家

筦子八十六篇注　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

隋書經籍志　法家

管子十九卷注　齊相管夷吾撰

唐書藝文志　法家

管子十九卷注　管仲　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杜祐管氏指略二卷

宋史藝文志　法家

管子二十四卷注管夷吾撰　尹知章注管子十九卷　杜祐管氏指略二卷　丁度管子要略五篇注卷亡

宋鄭樵通志　法家

管子十八卷注齊相管夷吾撰劉向校錄　又十九卷注唐尹知章注舊有三十卷　又二十四卷注唐房玄齡撰　管氏指略二卷注唐杜祐撰

馬端臨文獻通考　法家

管子二十四卷佚爲七十六篇

管子之考證略述

管子一書，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均倡言爲管仲所作。後之學者，常舉疑義，辨之甚衆。僞作之處，誠不能免。茲折衷古今諸說，就其大端而畧述之，聊資考證。至必欲指定某篇爲眞，某篇爲僞，是在學者自得之焉。

管子政紀之綱，簡明易行。牧民之篇，要言宏旨，歷世無弊，洵得治國之道，當爲管子之言。

白心心術等篇，未免影附道家，管子生於老子之前百餘年，或未能闡言詳盡，然道家遠宗黃帝管子學有本原安知其神理所至，不與後之老子相協哉？

大匡霸形諸篇，決爲後人所追敘；然其說似粉飾以誇功矣。

海王山國國蓄諸篇，瑣屑而多術，蓋爲桑孔之徒，見乘馬輕重諸篇之名存而

言滅，因以傳會成文也。

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耳，非管子之情也。

立政篇法法篇及立政九敗解多排斥「寢兵」「兼愛」之說，是係反對墨子遠在管子以後，疑亦僞託。

小稱篇記管仲將死之言，又記桓公之死，年代不符。又稱毛嬙西施則距管子死後將一百七十年矣。

形勢解言「五伯」，七臣七主篇言『吳王好劍，楚王好細腰。』亦均管子以後事，決爲僞作。

內業篇似以後儒家之心理學，弟子職似曲禮，亦有可疑。

法法明法禁藏諸篇所論之法治主義，發揮甚盡，非管子時代所能發生．或又以爲法家者流，啓自管子，故能言之詳備也．

以上諸端，大抵以學說思想之系統，及事實時代之先後，有不相符，遂有疑義也．至於文字文體，亦可作證．蓋上古文體簡奧，管子多長篇大論，且各篇之文體各不相同，可決其非一人之筆，一時之書焉．

參考書舉要

古今評註管子者甚多，以房玄齡（或謂尹知章）劉績朱大復趙用賢黃震最著且詳，其關於訓詁校勘者，則以下列諸家之書爲佳：

管子義證　清洪頤煊撰
管子雜志　清王念孫撰
管子校正　清戴望撰
删定管子　清方苞撰
管子札迻　清孫詒讓撰
管子平議　清俞樾撰
管子餘義　章太炎撰

管子纂詁　日本安井衡撰

管子之研究目次

上篇 研究之部

管子學說研究大綱

法理學 政治哲學 倫理學 經濟學 心理學 地質學 軍事學

管子之救時政策

三民主義 地方自治 國際聯盟 振興水利 尊法重令破門

管子略傳

管子之沿革

管子之考證略述

參考書舉要

下篇　解釋之部

附加標點註釋　管子二十四卷七十六篇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
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六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
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
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凡闕十篇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一

牧民第一　　經言一

（國頌　四維　四順）（士經　六親　五法）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守在倉廩。（民食爲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民留而安居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父母兄弟妻子—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飾正）四維；順（訓也）民之經，（道也）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民竭而草食菅又作姦作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障塞）兩原，（妄之原淫之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

不悟；不悟鬼神有靈著之異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犯也上無所尊人亦效之事而犯上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不由薦舉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不從邪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按維網罟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又維繫絡也無繫絡故傾危覆滅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

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使之各爲其才能所長不限量之則各得其所而不爭）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

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謂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偸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偸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釋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也）以鄉爲鄉，（二親也）以國爲國，（三親也）以天下爲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同姓）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

何私？何親？五親也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鄉大于家言以爲家者爲鄉則鄉必不治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亦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于同等同鄉同國而獻如天地日月無私然後能治天下也此大道爲公之意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如馬之從轡 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 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 毋蔽汝惡，君也 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言於堂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人皆知之無所蔽異也又滿室滿堂助者衆也此見聖王無私 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強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 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神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 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六親五法不見分析段落五法構緞六親意自寓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祈蠻之假借字用牲毛也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祈羊沈玉而祭｜山淵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所以成其高深也尊主君道 天下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天地四時古今一也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行也；風雨無鄉，方向而怨怒不及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 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 銜命者，君之尊也；君命出而民銜之故尊 受辭者，名之運行也。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則名聲彰行于四方 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 抱持蜀祠器不言，而廟堂既修。有道之君但謹守宗器恭默不言而廟堂之政既以修理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 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言也不在所賓；無儀法程式蜚搖無定之言明主所不賓敬 燕雀之集，道

行不顧。燕雀之集，事之常細也，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 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犧牲圭璧。 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爲乎。 羿之道，非射也；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 造父之術，非馭也；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轍跡徧天下。 奚仲之巧，非斲削也。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斲削之末。 召遠者，使無爲焉；遠使無爲，所以擾游遠方。 親近者，言無事焉；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 唯夜行者獨有也。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 大山之隈，奚有於深。山曲。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爲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 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也，讆毀惡也，如此之人則亂大邦也。 譕臣者，可以舉遠。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言行者可與舉國之遠也。 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慮後患也，道有如此者可致于道者也。 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 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材也，材大者容物必多也。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懷美而懷歸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 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 墜岸三仞，人之所大

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性識道，不遠馬而自識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興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怠倦者不及，能怠之人不能及時成事無廣者疑神。操要者忽然成事，故曰疑神神者在內，神雖無形，常在於內不及者在門；不及外見，故曰在門在內者將假，神將借己在門者將待。須自晨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勿當爲夕，言朝戒之而夕怠之，則逢殃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亦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

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失者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往道來人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故爲天下定萬物）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生棟爲室細也言人以細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怒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責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

善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不察）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於中不能見是謂至德故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隣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國之大禁也。（言不可復其言不信行不可再其行賊暴）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爲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

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則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輿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

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閑防）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整也）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母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

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 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 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 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 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二者好惡交游也 則民能可得而官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 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

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閒欺，（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偸壹，（偸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農事）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無黨）有貧賤者；（國貧）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政煩）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得人則政法可立百穫不足以盡之故其用如神王者又實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

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

者，則爵服不可不賞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經言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治亂之法）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

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禽囚也便辟不敢作威福則道塗無行囚）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仁人也雖有大德而獨善其身不能及人則不可以授國柄也）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直（直猶得也）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障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一作際）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愼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

者，以復（告）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羣徒（衆作役）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責讓）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上計）于鄉師，鄉師以著（標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及坐）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等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

朝，君乃出令，布憲（法也）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取籍於太府）憲籍分於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觀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首憲歲朔之憲，憲月朝之憲）

右首憲（此特其頒令甲之科條爵格耳，蓋當時霸伯大政茲止載其典要也）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此亦典志令甲之一條）

修火憲，敬（儆戒）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民當爲治）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秋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

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器物有等級禁限用有敝壞則歲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國有萬乘千乘幾百乘是曰國賦標曰乘馬總爲建國之制也　經言五

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　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天地之正不正則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

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異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有宿可知）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刈器綑索）得入焉，九而當一。曼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有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

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連五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此一節言官邑事器之制）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升，命之曰中藏．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

商尙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此節言既立制遂定賦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去十仞之三四四則去四，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是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澇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浮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也。預食農收之功不受力作之份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

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士賈工雖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田三日借民力以墾地耕也；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時，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此言教人當使知愚者知巧拙皆能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

兄弟不忘其功。〔按古書遇數目字往往錯誤此篇所載十仞諸數字多有譌其衍誤者王引之論辨之尤詳究莫定其是非故仍舊注〕

右士農工商〔此總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時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乃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尚不足何得名爲聖人〕是故有事則用，〔有事則用兵役〕無事則歸之於民。〔令人退歸〕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託人以成功業〕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以處事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右失時〔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

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此釋上均地)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二

經言六

七法第六（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七法　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　選陳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具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強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強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強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

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凡此十二事皆是立政者之所爲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草木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凡此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決通也十二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利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擧也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擧竿之本其末不定）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

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滅也古書竹簡之上故可滅右手作書易左手作書難今以左手書之之難而右手滅之之易其不成也必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背也）招而必拘之。（物有背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是彼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官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賊盜常損敗衆物）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臣反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

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盜賊也爲盜致寡故處重民務農之民也爲盜賊破其產故散 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則其位亦危矣 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於上。下皆還實言虛則國情不上竭 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棄是令貴於寶 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 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禁暴

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 不通此四者，所由故棄所賞而存其法 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

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峻其隄防 養人如養六畜，堅其羈絆 用人如用草木。斧斤 居身論道行理，以時 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 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管子以內政先軍政由强治以强兵 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濫故競而爲之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敵 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造軍器 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之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 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

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於其間焉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不士蓋天下，天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亡國雖少而天下共觀之故共釁之）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

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不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於己其敗可知）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加兵）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能約（約誓）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

不明於敵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烏合之衆不練之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卽不早知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偷生故早知敵人如獨行。料敵操勝算入三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故曰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曰：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爲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爲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爲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

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去諂諛之說禁淫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爲輕與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爲常法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植謂也天謂天心也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嗣司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天植風雨高下爲三經三經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

廢。隳令不行，民心乃外；（外有叛心）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外叛有黨徒禍由是生）衆之所忿，置不能圖。（[illegible]）（禍亂則不可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人有功則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風而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彼否質準的也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方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執法植固）（不動若頓倚而邪則法亂身危可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則令纔往而民即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燭）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施無令有）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在廢私）召遠

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閉）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三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點凶之驗不妄） 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 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用土之物也） 治和氣，（土氣和） 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井也） 以倮獸之火爨；（倮獸淺毛之獸） 藏溫濡，（藏溫和濡緩之心所以助土氣） 行毆養，（毆逐惡害養育佳善） 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 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凡都數也付終謂日月既終付之後人） 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立五常備有才能之士） 則治。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

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終—以下九舉俱說九合諸侯之所致 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諸侯散其成約而朝於齊 四舉而農佚粟十，農人佚樂粟得十全徭役減省之故 五舉而務輕金九，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 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外內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博大，人主之守也。九本所以搏擊強大故人主守之自九本以下管子但舉其目或有數在他篇但此書多散佚無得而知 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 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儁署，儁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散之於衆使儁曹署著其名以司之 凡數財署。數謂圖用之數使財者署 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儁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儁署知選衆 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 此居圖方中。幼官圖乃當時因時立政之法也管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七位

（脣中）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旣陽夏又陽陽氣獨升故掩閉）十二地氣發，（氣十二日一代政因之職爲罰氣名目）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數）用八數，（八亦爲木成數）飲於靑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藏不忍，（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心理）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強國舉發必當以禮）時禮必得。（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如此事變件日無）（學居基賤）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

時節寒政 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 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四方之火 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當薄純素也 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 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 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花 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 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布政 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濕 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四方井 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 藏恭敬，金性廉潔故藏恭敬 行搏銳，金性勁銳故以搏擊 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 修鄉閭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權故其養勿通 信利周而無私。此居

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用東方之火藏慈厚，行薄純，冬物樸素故行者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爲四時之末歲之將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不記無量皆所當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竝令無差故曰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恡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恡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予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

價同也樽斤附也數多少也 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讓飭 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 請四輔，三公四輔所以助祭行禮 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之莠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 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尙之於玄官，聽於三公。四義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尙之于天子玄官總三公之錫命 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爲幣禮 九會大命焉，出常至：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 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 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 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 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 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命也 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延安，其諸國大夫則爲置延館每來於此以安之 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 此居於

圖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言勝敵必得文德之成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乃可）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脩不逆於理乃可勝）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譏也）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整齊名實不譏妄可勝）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故可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攻戰之具）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成）定計財勝，（先審定計謀財用）定閒知勝，（閒知敵謀能審定之）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之）定制祿勝，（制祿與有功能審定之）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之）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之）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之）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敵不能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敵不敢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爲用）交物因方，則器械備；（交質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具）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務之務明所爲之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

發於驚，淺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寳；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寳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天下莫敵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愼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而不顧後以相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畧必能勝敵能慈仁者乃致奮勇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亦巧數也動愼十號，兵既數動必愼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他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材稱其用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鈦。其行刑戮則於初旦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用刑故雖害而鈦[illegible]鈦鉗械人足也當作[illegible]鈦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教習不著，著明也我之教習敵不能明發不意。其所舉發出敵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

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所以防守要路）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所由而防守者）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所以禁詭謀也）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生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彊郊。（其用刑則於彊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者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劍，（象金性之利）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其之味斷絕而戳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

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盛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旗物尙黑，（水用事故尙黑）兵尙脅盾，（象時物之閉眉或謂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所使抑鬱死而旣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張勝之心可以焚灼于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旣九會之後天下加會立爲侯伯而各三千里四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已有定計雖危其可危終無所難也）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不怪執

愼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南方副圖
中方副圖　西方本圖
東方本圖　西方副圖
東方副圖　北方本圖
南方本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

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財散，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

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倚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器械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寳；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小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尙青，兵尙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

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乘。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尙赤，兵尙戟，刑則燒交彊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飮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摶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

之畜，修鄉閭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尙白，兵尙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楡，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楡，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

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予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尙之於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

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延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民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

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愼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與七體八經五務三度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

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苟當作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國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

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發伏利，輸墆積，修道路，便關市，愼將宿，將行也宿止也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愼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寒，匡貧窶，賑罷露，賑救疲罷裸露之人資乏絕，此謂賑其窮。上之五者所以賑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飢饉；敦懞

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

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

（治攻）

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爲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賜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無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

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梨割也割博帶以就狹) 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 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關幾 (稽察) 而不征，市鄽 (鄽市中置物處也但籍知其數) 而不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懲之不使漏失也)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四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此篇自爲經傳詁多深晦不自解人必不能解解終不解頗怪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 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 大賢之德長。或謂此句亦屬第三舉目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 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 毋訪於佞，毋蓄於諂，毋育於凶，毋監於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 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第八舉目 讂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 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 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

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樽，擿擋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 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佚左佚右勞 臣任力勞，故立於右。臣則任力故勞 夫五音不同聲而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 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 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大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 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濟其欲；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其私 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 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

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鉤，入枉而出直；繩所以扶撥不正使之正準所以毀壞險峻使之平鉤所以沈枉而取直制以舉賢之法 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 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 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 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小大 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設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 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 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僊輕順貌既皆適善備以恩爲善者輕順人有善既備則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僊者人之還化也既備周而還化常而變變而通通而復常奚乏 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淯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生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廣地厚 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是之不得有是 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實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 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

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釁伏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卽必當陰備待之不可告戒於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不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遍發君旣均施以恩牧物遍發於善亦旣遍善君數不偏溜照闔闢之周無不備得）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功大成大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旣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不成）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屈）信，（伸）浧，（滑）濡，（滯）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凊，冬之就温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旣遭刑律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爲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人君因僞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害爲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爲不利彌甚。（君殺[illegible]臣則嚴

過臣死諫則害生上下傷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隱居猶誇好學不倦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舍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清明之世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大賢之德業長久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矣所以絕四鄰之交杜賓客之好惡其名實之鬪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但取其一故能安而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為戕害從而怒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為怒者所以止此忿怒濟斷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

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懸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晤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於朝誡從緊后書曰毋若丹朱敖毋訪於佞，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於謟：言毋聽謟，聽謟則欺上。毋育於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於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偸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

諸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於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謏（道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未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治也）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告當作吉）聽不

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譖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遏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於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於馳騁田獵，內縱於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縱處已以賢自許以爲英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

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也非於物，而旁通於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 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 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寡能之人唯可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也 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舉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 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一言一事皆一曲也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中見半隱 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下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準繩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

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爲響）擿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合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應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愼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天地如橐之盛物）宙合，有橐天地：（有又也宙合之道敎以先天地行善故又橐天地也）天地苴（包裹）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山當爲止）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妄傳）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淺不能專壹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重理）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

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爲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 故言而名之曰畲合。尊古貴言之立名名曰畲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處心而發日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 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爲莫大焉故謂之道

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即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

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寶器）立而不立者四：（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珠玉）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於民，（廣人民）霸主積於將戰士，（卒富勇）衰主積於貴人，（多貴寵）亡主積於婦女珠玉；故先王愼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於人人亦加之）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於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後起勝）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恃與之國又不爲推讓每輒幸其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

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親也常親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聖人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衆所爲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疎）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改也改爲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敺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聽，（苟非時利雖目親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聽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境，則邊境安；邊境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

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其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結天下之心）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

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而當作為）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遊者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

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候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近，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多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於國而富貴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

始也，德者怨之本也。（愛盡生憎，德竭生怨。）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滿鼓，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

（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戒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其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故云）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山澤雖廣，草

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等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其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

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慮擧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小凶災)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旣大凶無復積畜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無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什一而稅周禮之

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捐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矣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上下相怨也。民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迫飢寒爲盜賊禁不能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

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戰不能勝）道有損瘠者，其守必不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鬲無限也）閭閈不設，出入無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無長（什長）遊，（游宗）里無士舍，（里尉居舍）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也冬祭時有聚會）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謀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功多居衆上而行祿賞反在衆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無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無以使臣，臣無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竭盡也民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

而害疏遠，（立法但考疏遠而不及親近是謂虛立）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無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不當於戰士則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異姓有其國謂之滅）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強；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

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強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而坐待亡之意）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當讀儀，假借字也。儀者傾也，邪也。言法制平正不傾，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爵祿必賢得，故不亂於上）此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

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分裂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被也）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臣僭君行賞賜故須禁）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君既失德則大臣必越職行恩於下以邀射人心）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動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私亡之黨）行公道以爲私惠，（毀公以樹私）進則相推於君，退

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盡力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修行則不以親爲本，〔不孝〕治事則不以官爲主，〔不公〕舉無能，進無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舉人則以爲已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成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附用附下成慝，枉君公法求民私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均言僞作之勢〕身無職事，家無常

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止壹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資餘濟士以爲亡去之資又修營田業爲亡去之本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其士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亦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沽名釣譽時言大事以動上，大言欺君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擇儔類隱行辟倚，隱僻其行以避所依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擬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僻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爲言譽以爲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閑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閑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順習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

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羣歸於上，而心有異於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於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積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安，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宋本作右 者有也]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出者則反制君何令之爲]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增令]損[減令]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

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弊上述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傷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稺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行道，事便辟以富貴爲榮華以相稺也，謂之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偽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

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行）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

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懷威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數終人心變易則與危亡爲鄰）天道之數，（數又爲速）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于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

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覇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此六攻能敗三器 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

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疑錯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幷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無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姦謀毋自入）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不積之過）民無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無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早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正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如是，則慶賞

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志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必然之數如影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怪異也嚴尊也言國無異尊也）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戮，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主當爲其字之誤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佚）毋赦者，痤睢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睢疽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有三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生禍故爲仇）法者，民之父母也。（法生福故爲父母）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

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爲賞利而民賞之故曰妄予）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

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國無常經，則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爲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私欲也所惡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其人有善卽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儗議也其人有罪卽從而斧鉞不因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

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避也）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興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輿則是有害故甚可傷蓋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所蔽塞）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

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矣 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周公之凡例諸侯之國史 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 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 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則此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 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則左右侵君事也 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則左右壅君事 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 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

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傷國則一）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背也）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氏稱古言謂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而自輔）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卽從而貴之豈敢與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

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奪則屽搗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可以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以富畜貧）貴人，賤人，
使人相臣也；（亦可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
以事其君，（人臣事亦君謂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謀當作媒言君臣會合皆此六者爲之媒也）六者在臣期年，臣
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
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
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
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
不愼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
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

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民）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諜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君必公誠效國以一其民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

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管氏自稱）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陶爲李，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尙精一德（各精一事）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卽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

以聚困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鬥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降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爲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卽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旣知我情僞必爲敵謀我故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爲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卽宇宙之本體易所謂太極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旣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四禍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大度之書曰：（大度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不貧必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敎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敎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

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早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

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詐僞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恃固不拔，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身居而四方避之不敢與敵令行而四方避之不敢留難）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媿也）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凌山阬，不待

鈎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玉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斂也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而盡獲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能如神疑如也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爲勝故能破大勝強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計變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十號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

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變化莫測故敵受傷〕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地兵處甚危士則自修以求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不測我實〕若搏景。〔不見我形〕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覩無計可以爲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此之謂道矣。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加標點 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七

大匡第十八（謂以大事匡君乃後人追敘）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是君有意棄我故我不出）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言子固辭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傅矣）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者，不讓事，不廣閒；（稷社至重故不可讓難事不可曠廢閒安曠廢）將有國者，未可知也；（三公子不知誰能有國）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

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字疑爲三字之誤蓋齊僖公止此三子更無異人故曰非此三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子指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糺令而奪爲吾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兄古況字言受君命立子糺不改所奉雖得天下尚不生況與聞齊國之政乎）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爲君之臣）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

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申俞（魯大夫）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家男有妻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於車。豎曼（齊大夫）曰：「賢者死忠以振（拭刷）疑，百姓寓（寄託）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

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之）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羣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不得也，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孟陽氏代君寢於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鈎，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糾之不死，而況

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反當爲彼公若先來彼恐注怨於齊)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悅於齊也,與同怒,尙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君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就也就今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擬之)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

胥（待也）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集書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智，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如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其行智也）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矣）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徒黨）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

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摎，結交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管仲召忽二人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事若不濟則鮑叔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齊國人疑立君未定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先驅塞道公子居後若事不濟則後可退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糺，管仲射小白中鈎，管仲與公子糺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糺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其大也，定社

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其言之言政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

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此事與左傳所紀不同）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重稅）公乃遂用以勇授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未至於亂，尚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者，故不敢犯）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裚斷）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夷吾之所患

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貪殘自死之人）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宋也疾，（疾速也其救宋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少，吾參圍之，（三倍之兵圍之）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

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諸侯加君貪名）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境。」桓公許諾，以汶爲境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如諸侯救宋何）夫杞，

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 今宋伐之，余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 (而如也，不而作不如) 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 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且封之，隰朋賓須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國小固亡封不

（勝封）令君蘄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眷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

國（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東屬木其人性通敏因地使人）賓須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齊西之土令賓須無撫之西屬金其人性剛果亦因地使人）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危急也急於傅利見利卽動不能久）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邇（卽麗）而訓於禮；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糧當爲禮）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使卒戍緣陵令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齊自稱小國）以天子之

故，敬天子之命令以救伐；（諸侯敬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方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考合倫常）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毋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無障谷）毋貯粟，毋禁材；（不許閉積禁私柴木）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有違者則行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齊之下都）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盡也）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境，都師（齊都之師）

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罷兵）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嫡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與兵征伐之會）乘車之會三；（結好息民之會）饗國四十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弛而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獄官）隰朋為東國，賓須無為西土，弗鄭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

（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遣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則令人爲養其馬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驗照放行）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爲五國里此周之大國）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當爲儀儀謂戲也徒耗費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則囚其吏）出（欲適他國）欲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賞之有過不之罪以他國故不及）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勉勸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爲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訟不驕驕讀爲矯謂能聽訟獄不使矯誣也又其次）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

賢多，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卒年君舉。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騶；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經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若吏以賞罰無與己而不舉則廉察其意罪之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子賤

出與師俱，（師貴將賤）上與君俱，（君貴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以罪僻易義則以奸僞易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奸僞易祿者既當爵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之研究卷八

中匡第九 中匡以導君亦後人追叙　　內言二一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管仲爲賢當以供賓之義爲急務尙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悅，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悅，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財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成一束矢。成平也令出束矢平其罪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

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

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或謂仲父猶仲甫管仲之字則請致仲父者欲召仲父飲酒

也

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與預也預行飲酒禮以尊顯管仲也 掘新井而柴焉，新掘井又以柴蓋之淸潔示敬 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偸，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猝，君奈何其偸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

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導引之使通 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居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淩，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菀濁謂穢塞不淸潔者也困滯謂疲癃癈瘲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 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 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小匡以理一國亦後人追敍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

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秉柄也所以操賞罰之紀要）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鈎，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

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戮以徇齊 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戮；僇之以戒臣羣 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僞哭其將死也 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哭 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好生

[illegible]殺善[illegible]忽 不僇賢人，其智稱 也舉 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以魯師與齊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能爲故其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 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勤任管仲以慰勞其君 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以顯管仲之功則衆必許之 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可加也是不恥垢辱忍而全生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言不可加也 昭德以貳君也；昭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貳 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見及此必不失 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示將就僇 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 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罼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

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遊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相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謬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顚旄，賜予以鎭撫之，以爲民終始。」(謂分也旣老人也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糾以刑罰於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鎭撫之終始猶言常行也)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

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三軍之官）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以下每皆置其官）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石柱之民）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夕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思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皆農器也）及寒，擊槁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皆農器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壄，脫衣就功，別苗莠，列疏密，首戴茅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才可爲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敬畏農人而戚近之以其致多粟又能生賢材）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美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尙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

夕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恠時來，珍異總聚；旦夕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學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衰差也政征也相地沃墝以差其征則人安而不移）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衆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非時入山澤謂之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其可

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仲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惠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舉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無財者施予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

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公之果卒）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

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告白）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其罪當入五刑定罰）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授官役試其能 公令官長而書伐以告，伐功也 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待可用之時而使之 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官可以補不善之政 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省相體質 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可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皮肉也 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三大夫之選 高子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士乏德義之士無與爲伍 罷女無家；乏德義之女人不娶之故無家 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

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

而舉西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強，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一立霸王矣。」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三十金曰鈞半鈞則十五金也分宥謂從坐者無坐抑而訟獄者謂未有挫折屈抑而與訟者是好訟也則禁之三日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土本。」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所以規諫君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獄官寧戚爲田，教以農事隰朋爲行，行人之官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

封處衞，㙳尙處燕，審友處晉，（皆外交使臣）又遊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遊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征也）之。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頫於諸侯，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教令泄於海使有弊盡也）渠彌於河陼，（後敎之穿渠彌亘於河陼—國語渠彌裨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爲險阻）綱山於有牢。」（敎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衞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

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文山，使貢絲於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太嶽之後，故曰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北狄以騎為寇，猶今馬賊）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於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以下有十二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盟約）以誓要於上下薦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天子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致胙於桓公）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不拜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厂+辰]不庾雕題黑齒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鴞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也）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德義後乃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

黃；（馬神）今三祥未見有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遊渠門赤旂，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請爲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齊以良馬報；諸侯

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捆載而歸；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征，壥而不稅，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

(興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慚愧，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敬)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以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施。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文德武功並茂)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須無，鮑叔牙，用此五者何功！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仲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悅，於

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輔我，我則勝君之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日暮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佃獵，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

「對曰，「時可將與夷吾，（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爲人，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察忕察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荊之則也；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

吾所不能

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足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九**

霸形第二十二（陳霸者之形容仍後人追敘）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公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敎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何以自度得至霸王）管子對曰，「君若欲將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

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此神道設教之意）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百石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縱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錄其名籍）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結束）胷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懸鐘磬之榱，（纓絡）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

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衞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向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仲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遊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伐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管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衞，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於強者，勿與分於強；（若救三國是分於強）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

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也之偶女）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乃不得東流兩川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埳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強，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

寡人不受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不報善之）將拂於道；（違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衛，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呑宋衛，思人衆兵強，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賂齊謂之文克）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

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太子，毋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海，時匡天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幷之，暴王殘之，戮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自豐其國）之謂霸，兼正之國（兼能正他國者）之謂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衆物之所不逮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主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而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遇時則霸）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必事鄰國以爲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聖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詘屈信伸）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

幸於權，權幸於地。幸猶勝也兵勝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 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均分其祿以用衆而得臣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是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 合天下之權；以明威之振往伐人可合天下之權 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權合則德遂猶成德之行也德遂則親結所謂親有德也 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勸百 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 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爵分明而百姓定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以術取天下 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 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保存者，明聖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夫一言而壽國，不聽

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卽存故曰營壘 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 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胸之姦謀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 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愚人至危之時方改其平素之言 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 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 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 地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 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

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 按抑也強助弱，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或謂繼當作强 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平易無牢固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從其政 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 大而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日損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 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

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進而不退黷兵黷武）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爲下所包）國小而都大者弒。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敎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觀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

以其勢小之；因強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強重皆國之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盛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強者弱之重者輕之 強國衆，合強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強國衆多言國雖強亦可圖霸 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強國既少我則合衆弱小以攻強大之國如此者亦可以圖王也 強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 強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 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強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強國衆先舉必為強者所圖故危 強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為其最 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後 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為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 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 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 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 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 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 四封之內，

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與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強。不附強大則乖節故失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用強兵威遠國故曰強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蠻夷負海以爲固以夷攻夷之謂也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未有。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

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以衆攻衆，衆存不攻；（衆存則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膬，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時宜摶衆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全大體，或謂曲當作典，謂不守成典也）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太過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求）計得而強信，（伸也）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兵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

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伯之國而以攻得爲利德義不施鄰國則必怨而不親 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其威權既動移所惡而強義之實少爲人所歸如此

但強而已不能霸王 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強傳之後世如此者王 擅破一國，強在鄰國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強令鄰國資之如此者亡

問第二十四 謂爲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 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相訟。交 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亡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盡知人急難之事 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 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功臣悅 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微而至著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死王事之子孫未有田宅則給與

之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欲知其數則預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死王事者之妻給其餘廩餼生食餼米粟也）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劣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行之不可改易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所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餼廩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

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熟此等當爲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同債）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士當作出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率之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人？（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者若礦產水利等）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物事也人之爲害者害何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

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冗當作閒）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閒一民有幾年之食也？閒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經也守城之粟行軍之糧可以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車耆）幾何乘？疏藏器，（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其衣）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强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未起謂上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造修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

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愼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爲行伍當愼而聽命進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當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否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美草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謂其合數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察也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過雨則藏器物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問所以敎選人者何事？其敎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幷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難通路而爲防礙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役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當制地之時君爲此言故言曰法地以爲政故曰地德爲首 君臣之理，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 父子之親，高地下整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 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 官府之藏，強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府以下非地則無所容居 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 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交易而利也，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 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言地市之道盡雖歲荒而民不苛人 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毋使讒人交亂其德普及而人得蘇生則九軍之人皆親矣 關者，諸侯之陬隧也，陬隅之道 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 萬人之道行也。因此出入 明道以重告之：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 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 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 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僞也 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欺詐之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貌飾有德者爲所困故曰以困貌德 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其以不惑凡此掌行者之職 問于

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鄙也鄙小也謂小信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輔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閉塞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謀失第二十五 闕　內言八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十

戒第二十六（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原察也春出察農事之不依本務者）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倘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共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爲防禦以尊其生）此

謂道之榮。」此三者順道而光榮 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 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 期而遠者，莫如年；遐天日闊期頤至寡故曰遠期 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 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 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 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 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 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 義故七十而致政。年七十則當致政否則爲食位非義也 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爲懾何懼之有 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南面儻來何驕之有 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

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運行）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爲而四時自運行下而萬物自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爲而政令陳列下而萬功告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常無爲而四肢耳目自使萬物莫不得其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悌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悌，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悌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可以亡身）

桓公明日弋在廪，（禽鳥多集於廩廩藏粟之處故弋於此）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故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

有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

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耶！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 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 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也 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不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之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誤三曰悖耄也 關幾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征之不必分錢 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

譬若市人。」（樵蘇曰阜封薺海曰澤鹽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附垂其下）施城，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山戎產物）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內官之號）謂宮人：盍不出從乎？（何不出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汝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汝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汝，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猶君

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　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好知遠大之事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恐此皆自有主司朋不能干預　大仁也哉，其朋乎！」政令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公又問曰，「不幸而失

「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 矍已謂有所懼而問未止也 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賓須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幷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 言四子皆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尙不寧何也 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 不能爲國以屈其直 賓須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 不知足而息 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 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尙不能默 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管仲以身自喻以舌喻朋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具見其先知之明 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 二國既近於楚臣死後必臣於楚豈爲臣而死乎 君必歸之楚而寄之； 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爲私而齊猶可望 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

自此始矣。」君若不歸楚爲齊私國楚必伐之不救固不可救則興師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嚨嚨，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東郭之狗喻易牙其性殘忍旦暮欲齧人我枷而制之不之使終不可用必須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嚨嚨，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刀，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嚨嚨，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也，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刀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刀。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刀，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

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轘而又轘曲）濫車之水，（其水深沙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地瘠土也不可種藝殖地沃土也可以播植）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兵之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先也）定所征

伐之國，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偏斷於心羣臣不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什伍各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强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强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士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士去亡，則宜有外難；羣臣朋黨，則宜有內

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禦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善勝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守因而後下城雖破我先自敝矣故交刃接兵必至貨財空耗攻城圍邑遂至易子爨骸此皆庸主之師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不明之夜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將於其日有事必先於其夜預爲之計而其數皆從計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境；計未定而兵出於境，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衆

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無甲單衣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叛則與獨行者無異）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徒手之人）與俴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師之器成）往士具，（敢往之士又具）而天下無戰心；（天下不敢與戰心生）二器成，（軍之器既成）驚夫具，（驚敵之夫又具）而天下無守城；（天下不敢守城以抗）三器成，（一國之器既成）游夫具，（游務之夫又具）而天下無聚衆。（天下之衆懼而自散）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 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加以尊爵而不愛惜 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有道術智能亦不惜加之官職 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多善矣。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己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 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閒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况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 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徧知天下 日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閒候之其閒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慶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

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 兵不呼儌，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儌則敵人戒，故當臥鼓啣枚潛師襲人 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 妄行則羣卒困，必當量力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強進則銳士挫。知難不退逐利不止 故凡用兵者，堅則軔，軔牢固也所攻旣則牢固而難入 乘瑕則神；瑕謂罅脆也所乘既脆纖然瓦解故若神 攻堅則瑕者堅，所攻旣堅則我困於攻是使敵瑕亦堅也 乘瑕則堅者瑕；乘瑕則敵失其守雖敵之堅亦瑕矣 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羸

（卒攻晚）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削也）鐵，則刃遊間也。（刃遊理間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必順天道若反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以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者不先覘其城池使知所防備）有道者，不行於無君。（禮不伐喪不覘君亡之時亦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來去莫測攻守皆善）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國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上官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　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隔不通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以況人心之疑也　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修當作循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睎望　若望參表，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則邪者可知也。吏嗇夫任事，吏嗇夫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　人嗇夫任教。人嗇夫檢束百姓之官也教在百姓，論在不撓，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　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入可守出可戰也　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　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據文舉劾　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

有敎慗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敎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 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爲非雖有偸惰不敢爲敗也 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因人嗇夫之業 乘其事，乘吏嗇夫之事 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 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生横慕 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怨 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賞罰有常不違其理人知上之不輕有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 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 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所供上各有所得故不相德 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

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則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因上下有體外內有別則農工商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爲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功授祿食之得足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敎。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親也親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君分別其所授事相守之；相守而行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民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凡此可以考其眞僞定其事非

（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爲勞苦）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務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共者使分上柄專者擅奪上勢故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涖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爲君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爲人役）君身善，則不公矣。（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身善者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此言君身善之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此言君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此言君不言智能聰明以此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 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 官不勝任，犇走而救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 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立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僞也上預下事則僞有餘而實不足也 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 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 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

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 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 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食飾也敗也言婦人能敗其意 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大臣因女之能敗主意以規度主之情 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寵又因臣智以引外權何爲不滅 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夫人見外太子見危 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糺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故曰五橫 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繹絻，古衮冕字 盡有法度，則君體依也 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

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爲常）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犯俗離教爲姦而共罪之）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綧古準字丈尺各有準限）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爲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君每歲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人，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此言庶人）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此言官）相總要者，（相總百吏之要）官謀士，（士事也官各謀其事）量實義（宜也）美，

匿請所疑；又嘗驗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匿於所疑必陳而請之—此言相 而君發其明府之法，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 瑞以稽之，瑞君所與匿之信物也又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者稽考其合否 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王制謂以歲之成質於天子是受要也—此言君 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 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 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 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 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道由也知而行之 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 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 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 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者眞以理身緒餘以理國故重道法而輕其國 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是以

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 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謂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 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銷縮不能振起也 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間礙故不供不振也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爲 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爵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 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爵而爵之故不踰於人也 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 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羣莫之言雖聖不能易故聖也 雖有

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延留）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是謂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民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乃也）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亦不爲淫僻）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有所向而反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是非自分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

人從教故可使 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之教既審民可使國則治戰則勝守則固此重教育之道 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 罰虐，則下不信也。罰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 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 是故厲之以八政，洪範八政 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財貨所包裹而藏也 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 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也 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貢獻 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帛也布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 一畝之宮盡可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讓與擴通誚不敢擴竊刑賞之機 墳然順從之狀 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義禮既明刑賞得宜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也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隔 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

（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刑侵則百姓危。（侵則禮義不明是非不彰故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敗北）四者（上之四危）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則故（是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施恩厚舍罪爵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悌，則姦僞止；要（遮止）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今能隔阨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民有三務（春夏秋三季爲務農之時）不市，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

其事，穆順從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從君剛斷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也 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給上之役 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固守。明設四法固而守之 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愼心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 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正人之道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遊慝者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謂既從外資遊說爲姦慝者也 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以爲貴常伺君以與禍故謂之伏寇也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便僻不能諂君以得意故刑罰數也 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

也。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遊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之為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是曰易賢不肖）黨於下；（能易賢不肖則可以為黨於下）有（又也）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上即於下以為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邊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陵上則爵制不可加）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妖言惑衆欲以脅君）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塞君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

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爲主質主也）寵者從，（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爲從從臣也）此數之因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爲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百姓勞其身以供上之役）以力供明，（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以度量可否故可進退）而刑道滔趕。（滔充也趕逡巡委曲也設法有當否故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爲制令）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遵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己，知

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 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己者少，故人輕給之。求己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求人者少必薄賦斂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 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上束於政刑下牽於衣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民，分民。食道食力不同是曰分民威無勢也，無所立；畏法樂生而無撓心故愿而愚愿則易使愚則易用法止也塞止也事無爲也，無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大夫之將一軍者不敢因挾兵而生徼倖之心 則上無危矣。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

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四肢手足也六道上有六竅下有二竅也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四正君臣父子五官五行之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威當作滅或作戒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嫡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嫡子之爵位雖尊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爲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選其都雅佼好

（奪爲嫡又以美衣寵服襲習之章毀瀆嫌疑異之凡此皆亂嫡之賊）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君明相賢必從諫之如流故無死諫之忌）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立朝羣臣選任得當皆各得其所故不怨望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之人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爲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位居有勞者之上是曰以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傷）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臣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族滅是曰失族）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爲國之機臣下陰爲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故失其援）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

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積妬紛然）兄弟亂曰「黨偏」，（强弱相凌）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德不相讓）中民亂曰「讋諄」，（謂以智詐讋恐諄質）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財匱生薄，讋諄生慢，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矣。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令得職）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下十伍以徵，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明既近倘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其學）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能授官既有年則就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乃也）稽之以衆風，（稽察衆人之風）若（諸）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則士反於情矣。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但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不知己 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淵而人猶知而取之況人懷善而不知乎 是以我有過爲，而民無過命。我有過之行爲而民無有過之妄名 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民既有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於家問於家則爲左右近習所掩飾 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強也；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 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卽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 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過惡日聞人皆持其民而去棄其地而走 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功用莫大故爲利也 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託之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民重而名遂 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好我託之而行皆可惡又安能招來美名 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既可惡不能令人愛況得美名乎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嬙施雖美而而有怨氣亦不能爲可好喩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 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

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實）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虛也）之，虛者實之。（長滿者人所忌也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所好也故或續之或實之所謂過無不及）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懼而修德）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善往則民喜）來懼身，（過來則身懼）此明王之所以治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遺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

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 盡也 善，所以感之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 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 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 不遜則不得其身 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 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 名者，使之榮辱； 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 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 恭遜敬愛可以變化名物之愛惡榮辱如天地生殺之變 故先王曰道。 道者貴作變化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 有所告之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

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為矯意久必敗露 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 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眞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眞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

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治之 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

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兵亂道路十日不通）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衞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衞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寧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祖）（舊臣以忠誠收聚而問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

又何以聞惡爲？」 言君既美好宣通宣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爲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 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繬緣繬，吾何以知其善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 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 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 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敬也）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盡其能力以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有酒食必分以與人以見慈惠之意）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行也）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己，（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知進不知退也）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以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能輔弼退而私議則謂君

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羣處陷賢見賢若貨，見貴者則趨之若貨財然見賤若過，見賤者無矜恤之心若過而不顧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事己者與之交居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通，一本作賊不彌人爭，唯趣人訟，一本作詔湛湎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損當作捐善士，遷改善士而捐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貨財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委過於君奉身自潔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十一

侈靡第三十五 此蓋纖緯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恐五德所不該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或周秦游士歷世運而託爲神說也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 可爲政誅其不法以復古 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堯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 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 供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良當作養 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故不相及也 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 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所者求足故也 故鄉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 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踦物體不具也一足有屨一足無屨以恥之可當死 今周公周公之法或爲用法二字之誤 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今之刑法有斷首斷指斷足之罪而民至死不服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 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

末作而民興之，（軄生也地利重人因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般遊之使人民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利皆歸於上）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聚人察人之本使人優游於安樂）大昏也，博夜也。（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晉今人之昏昧蓋道家悶悶醇醇之旨）問曰：興時化若何？（問度時與化其理若何）莫善於侈靡。（謂珠玉之用也蓋以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强者守之不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珍玉以爲侈靡也此霸術）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加之刑蓋以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米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而賢人之好禮樂如常人之貴末業如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鑑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也）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爲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爲均之始也）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

擴然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而遠見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敎者遜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爲之傷悽之 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䳸然若謞之靜；藹然油潤貌䳸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斯謞謞之人亦皆恬靜喻敎者灑之溫顏而強躁者亦能感服之 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敎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潺潺乃從敎若流水也 使人思之，人所生往，秋雲夏雲謞靜流水乃嚴以肅之和以賜之靜則遺動而怨流則思生而往此四敎也 敎之始也，身必備之；敎人之始必先備二者令人思之以生善心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敎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慘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 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自化也 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而不化。使賢與不肖皆受敎則同化矣 今夫政，則少則，既皆從敎則人無所犯故則於爲政少用爲則也 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則法也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政曰外形之徵也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 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 甚貧不知恥，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邀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邀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愛而無親，則流；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爲用者不爲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爲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 上短

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上得短下持長用制無度如此者則懟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吏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人之始）尊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盟約有信所以論行）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爲威爲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府當作所）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爲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壅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爲政所行也遲而勿失故可以王）請問用之若何？（用政何如）必辯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君親自好事，（好爲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悅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爲政以順年之四時令）百姓不夭厲，六畜遮育，（遮多也）五穀遮熟，然後民力可得用。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鄰國有變則有可乘之機）變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能成名故民勸勉之）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故當爲放所謂與日月齊其明）

應風雨而種。風雨時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兼包天地首出庶物故曰人之良也 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非天子之事—醜類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當以政配天地也 民變而不能變，是梲傳革；梲柱也革皮也梲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猶外革而內不革 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 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 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當革新也 請問諸侯之化弊？弊也者，家也；國之弊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 吾君〔長〕來獵，君長上也好尙也 虎豹之皮；好君虎豹皮故來獵 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好金玉爲幣故用功力 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富貧不均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致功 故嘗至味而罷至樂，富者口厭至味耳倦至樂 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橑也新 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爲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威

其修廢則雇井貲者而爲之也 此百姓之息生，百百當作自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雜則意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爲乎 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貲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 其臣者，予而奪之，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貲則先少與而後多奪之 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 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 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 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 有雜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財物雜禮於我者此者順其慾而居之也 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爲之作譽或令其有所統率 強而可使服事，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 辯以辯此辯字當作變辭，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 智以招請，請謁爲情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 廉以摽人，恃其廉以相標榜而傷人 堅強以乘六，六當作下言堅強以凌下也 廣其德以輕上，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 位不能使之而流徙，位當作任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 此謂國亡之郄。亡國之郄 故法而守常，守故法之常 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好當作惡字緣而好駔，惡因循而好壯健也 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順民劣性必敗亡反之可有戚可與民親 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含陰於中發陽於外 故

信其情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言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災及之。來事之端不失其兆者將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順也地之利，承從天之指，意旨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開國閉辱。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與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開國門以納善言柰其斝辱，亦既有辱當柰之何唯有報斝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圭璧，以執其斝。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斝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小費因小損勝大災員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也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救擇天下之所宥，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為神所福助者擇人天之所載，為人所戴仰者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則寇敗而國安矣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問寇持強弓短兵列陣而

立以攻齊國何以禦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
猶傶則疎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啟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疎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
己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己隙也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有為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大臣勢大則逼君故反將為害吾
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柰何？問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潭根之毋伐，大樹根深不可
伐喻大臣盤固盤結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可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深黨之毋涸，探其深情常令見之毋使涸竭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
善毋助之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毋使昧滅生榮之毋失，生纂殺之心若草木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
一，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收積以待有事而為之
若何。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待有事時用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富而積財者侈食美車馬多酒醴財有所
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縣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
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取之於官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

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爲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爲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亡國）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無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名譽者則擇而使之爲興利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彌積故爲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爲自犯；後其民者之爲自贍。（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尊自贍先士後民乃貴賢者重教化也）輕國位者，國必敗；（爵位輕授所用非人故敗）疏貴戚者，謀將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毋數變易，是爲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靁（儡也敗亡之義）亡乎。（雖使三堯藏在里井之中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禍福則國從此敗亡）辟之若尊譚（延也）未勝其本，

亡流而下。（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下）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此謂殺：（殺君之事）事立而壞，何也？（事既立而後壞何也即因德不素積故也）兵遠而畏，何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皆謂篡弒）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近臣謀略合於遠方能操勝算故可立功）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亡國起於毀竊宗族故勢孤而兵皆逃遠則威息而不畏）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小國不量而好修遠大雖行仁無利也而猶與他國爭名是自受累）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樂以勉力欲兼他人之強又用此以樂危害則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賢大之王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相聚供其所需而利之遂至成功而無危害也）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自疏已親而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賤寡而好大，（大衆也不問是非曲直但以寡衆為斷）此所以危。衆而約，（與衆約束）實取而言讓，（實取其氣而言遜讓）行陰而言陽，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問君獨有之則何如）是故之時陳財

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言此乃古之陳穀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增長居喪之禮使人黑黜)重送葬以起身財，(男女力作所得之財曰身財重送葬故費身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問用之若何？(問用衆約)巨瘞埳，所以使貧民也；(瘞埳謂壙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巨瘞埳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增長木工)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浮外遊飾)有差樊；(樊藩也衛植之制有差別)有瘞藏；(墓內寶藏)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喪時孝子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固結至於守戰之時必合力同心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殊禮異則人各安其所居而不流移)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丘大也)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大老者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令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使人安於鄉樂於宅享祭其親先其有謳吟稱舉號詠於他所者則誅之此留民俗)斷方井田之數，(分人之地斷定其分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為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

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祭之 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材能多者食衆材能少者食寡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 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地廣而用費則君無餘也 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減削也若一同也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則減削其地與次受封之君 君始者，始爲君者 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於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 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上事，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 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王隨政命以生立其功此爲重本 是爲十禺，區也 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每分爲禺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 官禮之司，國官禮各有司 昭穆之離，次位之別 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粗各定其先後之差也 尊鬼而守，謹其祭祀 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 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 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 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閒。官爭舉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 祭之時，上賢者也；祭時賢者居上 故君臣掌。或君有攸使臣攝之事亦無曠 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 此以知上賢無

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 上賢者亡，空上賢而不用者亡 而役賢者昌。役用賢者則昌 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不宜故禁暴 尊祖以敬祖，尊祖所以敬始封之君也 聚宗以朝殺，聚會朝君有親疏之殺 示不輕爲主也。凡此爲主之重者也 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爲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 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諸子之居中寢者 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 中宮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公言無行，汝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汝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 汝言至焉，至謂盡理 不得毋與汝及若言，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預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 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汚殺之事人尤言屈己下人也今既爲人雖織不爲己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不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能摩更新 故道故法 新道新法 定國家，然後化時乎？能更故道以爲新道定國安家乃可化時 國貧而鄙富，

宜美於朝市國；（國朝貧而邊鄙富必邊邑荷宜財貨達朝以市牟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邊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不慮取故鄙人不慮與）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侈饒多也）本事不得立。（末事不饒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必得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爲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警而伐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爲人仇之所鄙雖衆莫不倒戈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鈞則戰，守則攻，（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紂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爲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而取天下此萬代一時之事）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言王者貴）上位不能爲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其制之必不能王也）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者則可共謀君之公子吾君所以取夷吾爲替者爲有此道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公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際鬼神之禮又不能明）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難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不得其報）浮，（得報）示輕財也。

其財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 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 故爲禱，朝縷綿，明輕財而

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當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 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過危難

則智謀變而遁之 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己 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 萬則化，成功而不

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 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爲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

臨之以爲君矣 請問爲邊若何？防禦邊境若何 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民未始變而是變，

是爲自亂。未嘗變時而先變更益亂 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問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 方

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內外相備。百里之國樹表高處遇有寇警丈夫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給之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

給以外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農時如有戰事但經一日不啻喪千金故稱本而動 候人不可重也，謂候之人伺我動靜不可

重之 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但論締交之情及關邊境之事 行人不可有私，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

使臣無私乃能爲國內成事也 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成內國之事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

天地之道。無使其內，使其外；使其小，毋使其大；（應內而外，失外情也；應小而大，失事之宜）棄其國寶。（大臣國之寶也，非理使之，是棄國寶）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爲道。（使大臣當尊貴之，一與其事，必無遷移，如此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是能稱其寶，使其小）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梯也，梯以踰高，踰高因乎梯，喻成功賢乎能臣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防禦之境也，有宮則可守而不散）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能者爲衆長，不然則將來對己，兩雄相角也）君子者，勉於糾人者也，（君子但糾察人）非見糾者也。（不爲人所糾）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君重臣輕，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能相慈，若輕重前後不相交接，何慈之有）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故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爲國，（重者不限，則以爲國）輕以爲死。（以義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逾不足）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皆庸常之人，此乃敗亡之道也）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加功

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報）所棄者遠矣，（惡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遺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無私則公而無內怨）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毋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如以財予人者不如毋奪其時如以食予人者不如毋奪其事）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際也，（君臣但以禮義相接）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也）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君臣之義不可不謹）賢不可威，能不可留。（尊賢而使能也）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先惡事之未然而杜塞之盡易歸水之在鼎以蒸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壞地之美也。（地美則人聚之）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爲君死因君毀若江湖之大）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觶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觶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親觶之哉）夫事左，（不行正道而事左道）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有禮義之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爲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危君不行正）利不可法，故民流神；

不可法，故事之。（利之所在人趨之如流水不可法而禁神無形無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旋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停留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者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也）是故聖人重之，（天重）人君重之。（人重）故至貞生至信，（貞正也正心生則至信應）至言往至絞，（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生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虛僞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牆焉）旬（均也）身行。（君子身行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更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天地之極理若神之動化）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窮繞取類於山）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倘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德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親戚可以時大也。（時大衆會之以結其恩義）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雖靜而易壞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慄之心）人死則易云，（古人族葬故死則易親云親也）生則難合也。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

固然。此言賞不可闕 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爲俗無過厚之恩也 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賞則人徧德懷恩此禮義之王 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 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非招之 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逐利往來故不擇鄉及君 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爲利而出遇難苟免不爲堅守 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爲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之可隨取而得其利也 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依其資本什取其二 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 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章著上下之儀 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 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爲壅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 徙邑移市，亦爲數一。若輕移徙必失利則向之什二止得其一 問曰，多賢可云？多賢之理可言否 對曰，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之是不聽於天也 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士能自治者理有餘不從聖人求之 豈云哉？——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勿強人以不能 不服智而不牧。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爲我使 若旬虛期期匝月也 於月津，津明潤貌 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旣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旬虛卽朔虛 故阨其道而薄

其所予，則士云矣。高賢道廣則爵從與小才道陋則任從薄其理可言 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矣。好人好利非好賢也能審爲處身之行賢可驗矣 不方之政，邪政 不可以爲國；曲靜謀也 之言，不可以爲道；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 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道當守正不動行當整齊肅然 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 再殺則齊，然後運可請也。既經再殺天下乃服故請問歷數之運 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歷運之謀與智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春夏爲合秋冬爲虛 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伐無道亦如是 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强殊絕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 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以神禮事侯時而享鬼也 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而雜囊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臧以成之故曰雜囊刃 其滿爲感，感則物應故滿 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故虛 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 時而爲動。虛時爲動 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 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

是故王者謹於日至，（冬至夏至）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爲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散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秋初之時寒涼方至將擬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爲兵戚也）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爲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問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若春多酸冬多鹹）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陰陽滿虛散合可覩知歲之豐荒也）唯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能補洩陰陽故不爲歲又善識滿虛者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爲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秩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常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設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爲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卽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爲沮敗也或體有形而遠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

者或變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氣立分位而體察之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衰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焉，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齊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隱藏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子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富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則周律之廢矣；禮移則俗變而法壞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襄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讓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皆婦人所好則人君日[illegible]退；既使

繙人爲政則百度皆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 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國衰則神之祀更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皆變後聖繼作故改其國號 視之亦亦當爲天變，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祭星以祈風氣之和 有時而〔星〕熺，熺熱也言天之熱氣也或祭爲 有時而熰，熰熱甚也旱熱則祭 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爲來歲祈福而祭之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爲物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也在物益其光輝 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耳目有所不見不聞。）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馬能走，鳥能飛，今不任鳥飛馬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乃當作不）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

之也 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求之 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爲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 大道可安而不可說。道無形無聲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辭可言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竊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 潔其宮，宮心之宅猶難塞也 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門謂耳目也 去私毋言，毋私言 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 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 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言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徧而盡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 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爲紀 殊形異勢，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勢與物同理故可以爲天下主 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 不迫

乎惡。不道移人趨死之道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小無不入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

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誑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復設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𧺆；（逆也）無所位𧺆，故偏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德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善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

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出當爲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也）故殺戮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莫當爲直）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皆釋上文，不義不顧之義。不宜即不義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據上文當作開）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好欲之源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

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人有所爲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爲）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數也）聖人無之，（無妄物之心）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故曰：可以爲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爲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僞也）生，僞生則亂生，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

其應物也若偶之，至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之至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畢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海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睹則官亂毋以官亂心，嗜欲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爲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財同

裁字訓因名而裁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 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識知遠事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 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誠己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鬼神雖能教不能精極者唯思之極則鬼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 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 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 慕慕當爲纂纂義齊也 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 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慕選則齊潔故不亂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 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精專也既精且專能君萬物 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己也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

理此則道爲人本豈不至哉　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　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　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繫本逐末滑於刑政非道也　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以無形則無疵時故歿世不亡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　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　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　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　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遂通四極　金金當爲正　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　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燭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莫若父母也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之當爲心　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故貨刑爲末也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喜怒哀樂過常則失其主　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 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 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 形然後思，有形則有理可尋故思之 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 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 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 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 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凡所建必有所當立 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 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實也 以政爲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 和則能久。又必當和間然後能久 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應天順人 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

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者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大也）衆矣。（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不邪正也）身名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知時以爲度。（事非其時則不成）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師克在和）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以福祥）兵不義不可；強而驕者

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強而卑義信伸也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卑之餘驕。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主陽陽主生故爲出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出者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是入者自傷也一句原文當爲傷人者自傷也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不須卜筮而知是謂寬乎形，徙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徙能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故曰：美哉粥粥！粥粥興起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粥粥故曰：有有當爲不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孰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其唯忘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

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棄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雖能害之也）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惟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善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審之言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毅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雖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灑乎天下滿，（謂風）不見其塞，（風無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淸也）知於飢膚，（雖飢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

實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 薄乎其方也，過方則爲方 韓乎其圜也，韓復貌謂過圜則爲圜也 韓韓乎莫得其門。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足目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將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神亦不之見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爲之主 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 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 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 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雖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 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 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敏惡故可以德善告諭也 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爲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波濵則能濟舟 義於人者祥其神矣。義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觿所以解結 解不可解而後解。此言事有適而無適乃爲有適觿必解其不可解而後能解也 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

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 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揭舉也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誅退無所舉欲爲不善又恐陷於刑戮也 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爲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爲善不善之取也 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 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筴當讀爲愜快也刺刺操求萬物不足以快心 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爲法術必寬雖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 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常習爲之一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雖愼之心審而譏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於更張矣 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愼審之至 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 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 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 知苟適，可爲天下周。周當爲君自知能稽知人能濟則可爲天下君 內固之一，可爲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可長久 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爲天下王 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 四璧而知請，四璧祭天所奠也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 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爲之生百穀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然 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

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 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 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 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 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如花揚而實喪 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 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 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道之大如天，無所不覆 其廣如地，無所不載 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 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加重也 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能服也？行也 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 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君親當爲周親二字之誤 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窮身而遠之也 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 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 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

（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延，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知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無以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貪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汝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愛惜於大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涼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爲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爲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爲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之謂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爲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諸生之淡也，

（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滲也足給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爲得失之質遠當讀爲韙韙是也是非與得失對）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地有湖澤江河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汁）產於金石，（煉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集於諸生；（謂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萬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期也謂盡其天年）及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滑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

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從要妙之精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而爲人也 而九竅五慮耳目鼻口心 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龍稟氣微渺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爲變化也 龜生於水，發之於火，卜者以火鑽灼之 於是萬物先，爲禍福正。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 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亦不絕之地 或世不見者，澗川水有時而絕 生蟡

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之水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人服用水）而管子則之，（管子知水法則）人皆有之，（人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管子又用能水）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水無理不具）萬物莫不以生，（萬物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遄復故令人貪以其操速故令人麤勇）楚之水淖弱，故其民輕果而好賊。（以其道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

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 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 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滑雜故誣而好事 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澁而無光也 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 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 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解人之邪正嘗水而知 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水一謂不雜也人心既一故欲不污穢 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 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者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五運六氣漫漫惛惛不可測知）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爲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爲惛。（既使不能所以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功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爲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恃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爲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爲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爲星星亦不定於陰陽）其時

曰春，（春蠢也時物春而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其德，喜羸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羸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堤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疑欲字誤月令行夏令煖氣早來意）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逃亡之人復還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阡陌；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曰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盛物嚴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遷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不違土俗之宜）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

（陽氣主仁故行慶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夏之暑）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爲德）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運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或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平用均）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上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熱故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九塡，（久壙癈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袒免祖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禁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爲辰）其時曰秋，

（秋擊也時物咸熟擊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爲爪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爲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爲之）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爲淫佚過失）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斂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衆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求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逐邪爲德也）辰掌收，收爲陰。（收聚冬閉藏故爲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爲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鬬譯跽當爲忌鬬譯之誤）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師旅營農當愼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拆也）四政曰，補缺塞拆；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爲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實爲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怯懦故令散施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

（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爲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爲德也）月掌罰，罰爲寒。（罰則殺物故爲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雷行）行秋政則旱。（冬氣旱旱）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錄，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爲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順時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習武）作祀而寄德焉；（殺祭以顯德則神歆）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

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惡之 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法道則成德 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 正生事。正直則事幹 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 刑德離鄉，方也 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 王事必理，以爲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 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 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 四守有所，守四時令得其所 三政執輔。執月之三政輔行己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三者，克也；（克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播五聲於六律）六月日至，（陽生六爲夏至陰生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人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道也。（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街也卽黃赤黑三道）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修概（平也）水土，以待乎天堇；（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祀也日所次隅曰曋卽是日所集貨物也言祭神廬之時或竄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爲精粹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鐘以播其音音之

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 人情已得，萬物已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 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 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 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兆 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 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開廩以給人也 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當爲工師工師司空也 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主徒衆使務農 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出征 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 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五行周焉

（五聲生於五行總生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皆五本於二也）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大音春爲元元大也重心夏爲離主火離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上寄旺四時土於夏季夏爲未假土潤灑光也水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也昧其明於時秋於日晡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爲常爲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日至，睹甲子，木行御；（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睹或當作都都於也於甲子之日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內侍之官）總別列爵；（總別等列之爵）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能與不肖者當有所黜陟也）賦秘，揚，（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粟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芽區別而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兇菱炎也皆早孵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麌，（夭傷也麑鹿子也）毋傅速，（春日遲遲順無急令）亡傷繈褓，（無得傷損繈褓之嬰孩）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

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賞賜；（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遊馳以發地氣；（游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不誅不貞，（貞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賣正以助養氣也—貞或爲賞字之誤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制如此至戊子土行御則不誅不賞但務農事而已）農事爲敬；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粤宛，（粤厚也宛順也天爲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閑圈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

之內，謨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謨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地質堅剛曰競氣斂還爲環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露陰陽更生故地氣競環）五穀鄰熟，（鄰相比也五穀次收曰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遮禁也瀆案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數剶竹箭，（言數剶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擇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爲獵禽取獸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贕，（贕謂胎敗潰也）䐢婦不銷棄，（䐢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牢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厲之災）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

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築宮室臺榭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殰，䏭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澹而滅亡也 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新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 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甚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 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而我則近於死亡也 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戰必無功故近於醜 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伸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 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或按四動字皆當作重疊靜

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 知靜之修，居而自利；作屈伸各有所宜儀違之則非矣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然其刑。言將爲悖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罰也｜宋因人

人事不

事而生變聖人因天變而興也 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 人事不

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 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

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從意有從順之形與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

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隱依也未得與天同極則依於德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

致力而成之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道取順守者也人何能代之 成功之道，嬴縮為寶。

嬴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則道乃著故以為寶 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事 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

形謂常形也守常循始事終有成 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聽也 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

地之常；嬴嬴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 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

天地之形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

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誠以下物 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

裕德無求，道德饒餘無求於人 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或以爲女當作汝蓋既裕德無求則其安徐正靜必有見於顏色者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 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作也。雖復爲政行隱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漬動亂也 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爲 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 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 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 秉時養人，秉順也順四時之政以養人也 先德後刑。賞於春夏刑於秋冬 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全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識矣 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爲善明者所知也 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爲大周也 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爲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 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 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爲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 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 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惜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 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

偃武與力。（大文三會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會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一三會其極也文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一又三會等而三之也）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服罪故不怨刑當故不驚）曰刑。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身也飾）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及於民不以爲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一刑以弊之當作弊之以刑方與下文一律）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用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

（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儆；（庸勞也儆當爲敬言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矣）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付即附也上能致道則民依附而不爭）罪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曰政，當故不改曰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正衡一敬，（當爲正衡靜一）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咸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僵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焉存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

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四變樂上惠君他邦無所往而無得當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九變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 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

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所圉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君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動也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法不

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從也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脫不字立法固所以典民然成法具在必更易之則不祥矣羣臣不用禮義敎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恆也；法敝則當變故不可恆—或謂當作法者不可不愼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師古世無請謁任保也舉之人，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雜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人畏法則止息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恆當作愼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亦當作愼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當爲諶斟遲疑之謂習士俗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凡遲疑習俗之士多聞廣識博學之人皆不能亂法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

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用私恩誘百姓使附）翦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當爲濟）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以事其主；（各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民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上主中主危主）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

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於下）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不正也）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收也—失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

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失當爲人）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以金玉來事主）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富人能祿於君）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美者以言色淫動於君君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

皆慮其匈，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敎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敎妄舉也；賞不從令之功是敎妄舉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

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之勢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百官識常作百官職或其字誤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臣行君事曰共道則亂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則爲失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三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下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游也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遣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爲二門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則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務交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匿，（匿姦）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當爲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一尊君也；（所屬之數雖衆，無不黨私，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任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

黨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賢不肖有功無功者各有明白分別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僞濫故易治主雖不身下爲，主雖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

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使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察也）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姦慝不繁）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厭商而勸力）故賞必足以使，（使人從善）威必足以勝，（勝制姦邪）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稱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勝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

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民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不舉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足以）於傷民，（輕刑以愛人而姦多反傷民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得其度量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謂不安其所居）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

者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雨澤不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雨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也）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倍取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十足爲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

市之租，府庫之徵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卽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熟也。四種而五穫，（四時皆種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名。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士農工商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還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旣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

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必不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暫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粟少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保有其人其塗因粟）治國之道也。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得此精則爲生 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上之精者則人氣也 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 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淖約淵也 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 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 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 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 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 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 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 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 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彼心之情，利安以甯；安寧者心之所利 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者無煩亂心和自成 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 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 渺渺乎如窮無極， 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 此稽不遠，日用其德。 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 自形門而虛者實道 而人不能固； 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 其往不復，其來不舍； 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 謀乎莫聞其音， 謀乎微昧也道之音不聞 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 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此謂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道無他善唯愛心安 心靜氣理，道乃可止。 心靜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 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違 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 推尋其終似可與索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 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 音聲所以亂道故惡之 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道非知花木而有根莖花葉也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 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 人主安靜。無爲而無不爲人之安靜也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 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 能正能靜，然後能定。正靜然後定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 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 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 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 思乃知，思則生知 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 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 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 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 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治 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

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能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常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人皆有道但不自知）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亦藏於心）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

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竭竭若水之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鑑於大淸，（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愼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於道則生差忒）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愼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謂逐淫邪澤淳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當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也 賞不足以勸善，盡賞爲善非本爲善 刑不足以懲過。長刑懲過非本無過 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盡賞不長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 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 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己也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 思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求己須三思三思而不通則誠致鬼神爲通之 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 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 不早爲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倘不圖之則生將巽遷其舍而至於死期 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 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 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也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稟精於天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養成其形 合此以爲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 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審和其精不可見

盡於微妙又不知其端也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得擅於胸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可以金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胸。不喜不怒之謂和故能平且正獨擅於胸中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過飽傷而形不臧；大攝，過飢骨枯而血沍；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謂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當作飢字而不廢；止也老不長慮，困難遨竭。大心而敢，心既得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或謂當作雲氣凡人

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若變慾則當靜之若遇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應動而理靈矣)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腠理丞遂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原篇亡今以史記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仲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勤力於地利動作又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爵）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必貴其價他處值五我酬之六）

他人值九我酬之十知此則精材不可勝數矣 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之賞三倍他處則工人不遠千里而來 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地圖則不失地利 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 公曰，「守戰遠見有患：遠見即外知也守戰與外知三者皆有患焉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 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親難故知外事也 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不死不信則守戰闇外闇此三闇 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

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苦）而憂（和也）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謂其力役之煩，則疑而止）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不但如是，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主能得信，又極忠）嚴以有禮，愼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

」（主行於信又能遜讓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正也）其淫，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患，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

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體臣教則君德御臣故可以王 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言之所進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徐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 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去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欲勝服於民 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其獄因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 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罰 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 禍亟及於身，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 則人持莫之弑也。持謂見規執也弑謂殺親 危哉，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棧編木之櫝，馬所立木也) 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終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 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也)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 祝(祝史)鳧已疵獻胙，(祭肉) 祝曰，「除君苛疾，(祝除去君煩苛之疾) 與若(若當爲君)之多虛而少實！」(又求與君多虛而少實謂致力者少而收功者多也) 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祝之意以爲不賢固不可然必實賢則勞矣故以君賢爲祝也此正所謂婦寺之忠) 桓公

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洀古盤字）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是無恥）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

曰粟，（粟之物用蜂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眗眗乎，何其孺子也！（眗眗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兔，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兔謂益有謹厲茲兔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冕，右祛衣，（冕補字右當作左）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若此是寡人當有罪也）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吳興干戰干邦國也）未齓（毀齒也）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國子于國人戰功爲最）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甯子其欲室乎？」（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耶？」（桓公與管仲謀時有役人執席而食私自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儐引賓客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使賓就階）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以意度之）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

侯之不服齊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慮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慮心也七主攝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 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一是以自鑒則得失可知 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大過繩七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或謂申主當作中主 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 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皆服法度｜皆當作比五家爲比也 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不備待而得和德化而政簡民自和也故反於樸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爲過

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爲惠太過反敗

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軍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 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塞明 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爲必從而伺之 事無

常而法令申，不悟，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 當作四隣不計謂四隣與已爲隣不計也 而知之也 司聲不聽， 耳目之官失守 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悟，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 臣主同勢則俱有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 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 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 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 故爲先君之理 不悟，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 舉措既不合繩故數衰而國失固矣 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 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胸臆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 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 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 不悟，則見所不善， 所見之事皆不善 餘力自失而罰． 尙有執機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 故主虞而安， 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 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凡此皆主虞而安之故也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 在其心之邪正 一國之存亡在其主． 在其主之智愚 天下得失，道一人出． ㊂ 猶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得闇主失 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

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謀者）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有材能之女樂）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散亡也）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貨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棄本逐末故壞）法令非虛

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遊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爲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棄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從也）此始．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掘也）大陵，倮（焚也）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夏之禁也）秋無赦過釋罪緩刑；（秋之禁也）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冬之禁也）故春政不禁，則百長

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山多蟲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　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伸也）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情謂　上勢權）

（各有其分）失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自此以下舉六臣）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爲名）恬爵祿以爲高，（佯棄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傷）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析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狠詐也背理爲反—佼反當作交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鐘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隳不計，

而司聲直祿，上既昏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是以詔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衰微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愚臣之行深入人罪厚致其罰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己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己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有己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動爲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爲母其動也與佯爲善者爲棟梁以非買名，以是傷上，以非買名許主以法直也以是傷上居善而歸過也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

己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胸膂姦竊潛息故遠邇於咸驛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槳 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愼之則臣效 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愼之則民效 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敎土而不遷 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厲 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 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皆愼而無犯 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故曰信 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爲成功 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 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 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 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以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 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是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

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愼之，不爲親戚故（舊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詭也）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爲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爲師長危令故令敬）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爲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又神重也神寶卽重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適猶節也）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

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勞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讀爲愨氣情不營則耳目質愨矣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禍，福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甚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

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 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及之事當救之也 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 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爲惡 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 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 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耳所聞目所見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 能以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 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 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 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爲雖無形聲但見其成也 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之心而爲紀，法令爲維綱，吏爲網罟，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

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用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 被蓑以當鎧鑐，襲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若武備之有鎧鑐者，甲周身若褐衣，故曰鑐 蒩笠以當盾櫓，取蒩薄草以為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一蒩又為組之假借字，則組笠猶纓冠也 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同攻戰巧矣。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萩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 鑽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春陽氣逐陰氣而出，陰主滋潤，使人生毒，故萩之熯之易之以去茲毒 舉春祭，塞久禱，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 以魚為牲，以糵為酒相召，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 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擊剝也 毋伐木，毋夭英，英草木之初生也 毋拊竿，竿筍之初生也 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 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勸勉貧弱之民 發五正，五官正也 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及時之農功，施力為生穀，凡此當春令 夏賞五德，謂五常之德 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五穀之藏 最聚也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 順天之時，約約為得字之誤地之宜，

忠人之和，(忠能得也)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強，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能而順上命故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強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不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

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 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比其平均 權衡者，所以視輕重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 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 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 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也 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也 而謀有功者五：當作謀而有功者五 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懷則其威分也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 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 身內情外，其國可知．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 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遺以芋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 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

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士鬭；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謀，謹（謹當作結）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不令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保姆）受二人之食，能事（能自謂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

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兩手相拱而不伸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疾官當爲疾館卽病院也）而衣食之，殊身（疾離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供國之職事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一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

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病厲疾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財用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爲節先能定己然後能定人虛心平易以待須。須待爲傾方偽詐待給備也言虛心平意以備其傾覆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實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如山淵之不可測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見當作況姦僞也？也與耶通既暢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必為精誠所化也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三才之道幽隱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凡所蔽明皆熒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 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 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實物皆屬己故能主之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修當作循

右主問

人主不可不周，周謹密也 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 寂乎其無端也。愼密者當如是 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 關閈不閉，善否無原。既不閉其關閈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因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一動姦當作洞姦動與洞聲之誤也

右主周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

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是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者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大

川而注焉。(於都內更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者猶合著也謂荆棘則條相合著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藩籬)(謂都繕修誠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

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

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從他水分流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地之勢疏引以灌漑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濫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瓴而有十尺卽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閒之每里滿此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迂曲水道遠張水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留而却退其處旣滿則後水推前水地下則平

行，地高則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控而却也）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涵流無所通，則相涵激）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

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纔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瞯恤之也）可省者半事之；（省謂如少也，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並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並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

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卽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伍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什人共貯六具土車什一，雨輦什二，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緣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弊舊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農事已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春事未起乃作土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

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妨也）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無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塡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神明相望，凡一

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服讀為備——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

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趨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衛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漑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按此兩句恐係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無不宜」之前細繹本篇證以下文其誤自見）其木宜杬菕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居是土之民其謼音合於角聲）其水倉，其民強。赤壚歷（疏也）彊（堅也）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唐虛脆也）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行牆與籬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牆；（地遇潤濕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牆也）其草

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糧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 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蓂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言五土之民語音合乎五音又似乎豬馬牛羊雉之鳴 凡將起五音，凡首，謂音之總先也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按一而三之為三三而三之為九九而三之為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為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 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鐘之宮而為五音之本 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鐘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為商之數

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爲羽之數）有二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爲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芳當作旁）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九七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泥剛泥也庚屬金故剛既青龍所居又泥剛故不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淸商，（神怪之名）不可得泉。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騂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

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山，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謂旁也）其草兢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鬱，鬱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十有二衰，（衰謂草上下相稟次）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肕堅也觳薄也）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

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挌堅䩕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怷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怷密也橐土謂其土多數穴故蟲處之易全）怷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形赤也）莖黑秀箭長。（若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

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類類也疵節也言大廝疏美無疵節）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小廝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爲隴而種）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酲酒病）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潟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怸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𪏮蕤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漬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亦爲竹類）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遂速長大也）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楝，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梟猶顚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寅，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

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穀實怒開）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之土）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壤起爲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耐也）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隱忍葉，如藋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怸。五怸之狀，廩焉如壏，（壏緻強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怸土之次，曰五纑。五纑之狀，強力堅剛。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

葉如扶櫄，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壚。五壚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壚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其地色青黎若脈然）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湧起也）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塉。其

種，雁膳黑實朱跗（花足）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稻形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虛心）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虛偽）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

法式

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潔手曰盥，滌口曰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供先生之盥具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汎水而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年長者教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陳設食器要令成方

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三殺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挾所以取菜匕所以取飯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此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食坐盡前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振衽掃席。振其底席以拂席污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幷器，藏也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寬故播散而灑室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從前掃而却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板橫時以手排之以葉適己，向己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

辭。以拚未畢故辭之合止 坐執而立，獨坐執箕 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齊發也 暮食復禮。復朝之禮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總設燭束也之 横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燼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 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矩法也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 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燃者居上未燃者居下則火易燃也 捧椀以爲緒，緒燃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節，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隋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問也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 七　雜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 七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亡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亡　管子解一

加標點附註釋管子之研究卷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敎也；能慈仁敎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

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門當作明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

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爲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境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

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

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

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備當爲苟）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

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富貴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

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

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饕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饕食則不肥。故曰：饕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之所

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

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敎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

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

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職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物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如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斬高橋下猶言高者下之下者高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

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

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偸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

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

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

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王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境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

而予之，非吾所欲也。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縱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敺國而損之也。故曰：金玉貨

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朋當作多）黨者處前，（此處當爲「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文義方備）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比處應爲玩好者三字方是）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

譎諫任譽之說信，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遡，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遡，則下饒。（饒當作譊，恚呼也。）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愼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

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

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若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敎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

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者得其所性也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說同悅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

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乃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之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撫當作橅，橅範之意）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

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議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擅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

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刼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境内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

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離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經言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經言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遏之，朋黨而刦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內。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

功，則是使民偸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

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

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

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

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

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淩，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境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經言作「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

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𥳑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毁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懸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令，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

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經言作「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

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七十日陰凍釋當爲七十五日陰凍釋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秇秇也言過百日則後時不可以種稷只在此二十五日之內乃春事及時）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尙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

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若，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郡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日，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馬之乘在御以筴爲進退緩急凡筴取義於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厲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爲主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貨而以資耕資器穀民爲權而自行其筴貨略倣國服而更甚之大要卽後田氏孟嘗出收券債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管而坐贏買還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竊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發大大夫家之貸筴而乘於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王國當爲亡國之誤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間而用足者次也徒加則爲賠克橫征故爲亡）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衣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前無狗後無彘者無畜樂之貧家也歲凶則興建築以貸者庸遊「以工代賑」之意平國筴猶平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

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鬥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合而通曰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

間壤（上下之間），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衆當爲虛）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方則不行故曰廢方）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齊中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負海子負海子爵之國也）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

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城不堅則人思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藏歲一，十年而十也；藏歲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不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海王國軌國蓄等皆其目）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小女）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黍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耗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

一鏂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鏂 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策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策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策市賈之計賬也禺策以一禺策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 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九當爲人正數之人若丁壯也｜又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 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illegible][illegible]鹽官之利[illegible][illegible]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 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然後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

鍛，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 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也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 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 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 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爲售耳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較原價遂爲百加五也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 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 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租稅者，（在農曰租稅）所慮而請也。（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利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屈也）出三孔者，不可以擧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

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 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 愚者有不賡償也 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籍也 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此閉積之弊也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鑄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也 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

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羣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羨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謂務農促耕也）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予當訓為讎讎即售字）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半力當作半分）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

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蓄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 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可擅其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 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是使人毀壞室廡

以六畜籍，謂之止生；(是使人不蕃牧養) 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 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 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 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嗇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

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慴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夫當作彼）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壘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

貲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令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

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用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潦水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度當作足）食

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環一年而周曰環乘乘法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田民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幣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穀環而應,假幣國幣

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隆當作降此言物重則出之降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仲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泰春功布日，

春縑絲，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籯屑𣪠，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𣪠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敺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敺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禾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椁之奉。柴楂之奉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三十年當作三十七年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者一歲之穀分爲十分用其七藏其三於是三年得九分又加一年之少半則又得一分合爲十分是與一歲之數相當故曰三年與少半成歲也三十七年之中每年三分共得一百十一分夫一百十一分是十一年也尚餘一分是一年之少半也故曰三十七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所以必如此計算者正以三十三年以前尚不足十年之數至三十四年則十年而餘二分三十五年則十年而餘五分三十六年則十年而餘八分其所餘之數皆不能與上文少半之數適合故必三十七年方可計算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

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黔首之村落，即爲民立村落也）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無權而平則不平也）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益當作隘）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流筴謂變易無常也一可爲十十可爲百）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軏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敎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桑不疾

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窘，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捸。」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捸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

「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地至泉曰闕）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

『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假言此龜東海海神之子）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無價之寶）而藏諸泰臺，（高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其後）四年，伐孤竹，丁氏（齊之富人）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丁氏粟可供三軍五月之食）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取富家以助筴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

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進退乘時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肥當作肥薄也）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

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不得不使農作勸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通不籍斂而足農勸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

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靑，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

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皆素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即委積之幣也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三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穀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穀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衡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嚴守穀價不使

洩散而天下不吾洩矣。（吾穀不散洩也）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

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

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敬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不與民爭利也）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用若干平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 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卽臣乘馬所謂匿乘馬者國器資也饒者以幣爲饒而泄重射輕 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周制 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縣爲州齊踦霸國尙用周制 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所在鄉州有其數此皆君上一切權之也 詳輕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幷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 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

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圉牧獸人之徒也徒事勤而息則省多少則減之既稱事各觀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殂謂死之爵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筴通而國筴乃通矣大夫家合游縣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合游如社會醵飲之類謂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踴倍國筴因通爲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戒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筍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

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

沙者，其下有鉒銀；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

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平也)黃金百萬,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三者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代澁

薪，煑沸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修當作循）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木，通達所

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根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水澤也一說水草叢生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丞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禽獸之皮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

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爲裘）卿大夫豹飾，（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襟謂之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地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陰陽爲二金木水火土爲五此七者人之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國機—「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黃帝之王」句下試觀輕重戊篇是其明證）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

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此文頗多錯亂「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三句當在上文「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三句之下文義方貫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寅當爲更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五官者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都卽官都殆謂使四官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乎 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去當爲者言重門擊柝職雖微其不能者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厲利也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

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讎厭售而足數也）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

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

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擧，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寳，社稷重於親戚，

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

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度當作各）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乘，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挾給也言上農足以給五人）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饘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

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饘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

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驅猛獸以利民曰逃爪牙弛山澤以予民曰童山竭澤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己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械以一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爲固而安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博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好譏者詳察於下亟變者機術於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也貨殖化居之牟利蓋出於此。

輕重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

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長假補助之額長度濟葬之額）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夷平也競當作境言平治疆界之道途也）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

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寶，吾無與之，爲之奈何？」如字當作之字言輿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寃字言特親死事之寃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帑以給養之也—倳戟謂死事致謂賞實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宗，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

闔，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偸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

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骨，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扛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𥎊（礙也）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𥎊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鴇之通遠，鵠鵾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匊，（盛弓弩器）弓弩無匡𥎊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鵾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鴇；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檠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匊而弓弩無匡𥎊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圉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幽，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渠遊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隱當爲匽所以制水）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抉身（身當爲舟）之士五萬人，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

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衍】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薔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

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煑鹽。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有妨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衞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

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筥曲之用也.蠶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

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賓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怒讀爲帑，齊人謂求而過者爲帑。朝令一怒，正謂其求之過也。怒者帑之假借字，管子齊人，故作齊語。）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聚積，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宵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

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穀金幣爲三准操輕重以流爲同筴）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載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萬粟輕，兩者不能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也是動於利）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之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陣．然則大臣執於朝，（朝當作誅）而列陣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

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虎毤（毛落）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加標點附註釋

管子之研究卷第二十四

管子輕重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境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

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

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鉥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

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鐵山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量，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饋山諸侯之國也。河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

子對曰，「夫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之淺少者國必不可以戰守而亡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

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執將主將也）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

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幷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幷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歲罔即凶歲也）寡人不得籍斗焉去一；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堁壈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於公稅也其二墝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古土爲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三，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

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決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使民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境土無患。令曰，罷師傷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堤壇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施乃也字之誤平平字當作粟乎二字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請重粟之價金（金當作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

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

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貫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

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奪，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告。』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

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斵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煑泲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

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鏤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鏤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

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緇，緺綬之於萊亦純緇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純緇甚賤耳而中十金故纂茈空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是失茈而反準馬也 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又疑庸當作康 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 齊東之釜粟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

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

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

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菑當作災）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

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 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 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發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 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

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安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

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市多鷹鴣水通於市則汁肥於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貿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敝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

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設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於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洴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壖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吾當作君)非託食之主耶？」

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術市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廡，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霸王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䖤，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商當爲障）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

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崟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並用而毋俱進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千鄰界也千穀兩畔爭食之比 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 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也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

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繐繻（連綴之謂）而踵相隨，車轂齺（齧也）騎連伍而行。（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謂應君之令而征也又謂急速之征）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糶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潤其年，（當爲閉期年三字）民被白布，淸中

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以時爲長）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鬭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鬭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一鹿值八萬泉）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賦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敎民藏粟

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曰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告其相曰，『代之所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

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

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推曆時生於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一說謂圓爲天矩方爲地體說如是）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

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鉊鉤，又擾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衆當作稟，稟給也，謂就官而給）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兩作字皆爲詛字，詛天詛地者是爲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主使如後沒爲官奴與城旦舂同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

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大木大山大衍）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土神）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沃飫之也）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

三十八里而壇，（九十二加四十六爲百三十八）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施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

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掭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